

天路历程

《天路历程(上)》

跋、作者的辯解

为了要写作，当初我把我的笔拿在手中的时候，决没料及会写成这样一本小书；我要写的，原来是大相悬殊；等到接近完成，自己还不知道已经开始这样写了。

事情是这样：我原想写下圣徒们在我们这个福音时代中所经历的路程，万想不到，我却写成了一篇讽喻，描述他们的旅程和到达荣耀的道路。我记下了二十件以上的事例。之后，又有二十件进入我脑子里；事情一件又一件地不断增加，好像燃烧的木炭中飞出的点点火花。于是我想，不成，要是你们孵化得这么快，我就再也不把你们理睬，免得你们最后变成“无穷无尽”，使我已经着手写的书被你们侵吞。好，我就这么做；并不想以如此方式使举世看到我的笔墨；我一心只想写，自己也不知道写些什么；要说借此讨好邻居，我也并没这个企图；不，我可不；我那样做，只是为了使自己心满意足。

我既非为了消磨那无聊的时日才这样草草地书写；我也并不只是为了让自己散心消遣，借此逃脱那些使我犯罪的更坏的意念。

于是，我愉快地落笔纸上，黑字白纸飞快地写下了我种种的思想，因为如今当我的思潮终止的时候，只要我再探索一下，它又涌了上来；于是我又把它们一一写下；终于，你看到它成了这样一篇篇幅浩繁的巨著。

好，我把这些片断的想法编写完竣，就拿去给别人看，为的是要弄清，他们表示谴责，还是表示赞许；有的说：让它们存在；有的说：让它们死去。有的说：约翰，把它印成书；有的说：别这样做；有的说：也许有好处；有的说：不。

于是我进退两难，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后我想，既然人们这样意见纷纭，我把它付印吧；这件事就这样决定。

因为我想，我明知有人主张这么办，尽管还有人表示疑难；那么，要证实谁的意见是最好的意见，我认为不妨作一次试验。

我又想，假若我现在拒绝去满足，那些主张这么做的人的愿欲，我不知道是不是会阻碍他们从那件事上可以得到的欢快；对那些反对让它发表出来的人，我说：“我并不愿意开罪你们”；可是既然你们的弟兄喜欢这样，暂且不要论短道长，等你日后看了再讲。

要是你不愿意去念它，那就算喽；有人喜欢吃肉，有人喜欢啃骨头；对，我也许能更好地使他们心平气和，我也曾这样忠告过他们。

难道我不能用这种风格著书立说？用这样的方式，同时又不失去我的目的——使你获益？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乌云带来雨点，灿烂的云却不。是的，不管是乌黑还是灿烂，只要它们降落银色水滴，使土地上谷物生长，那就全会受到赞扬，谁也不会受到责难，它们共同生产的果实都要被人珍藏；是啊，就这样把两种果实混合，因此对那些果实，没有人能辨别；她1饿的时候，它们对她都很合适；

她饱了全吐出来，使它们的祝福毫无价值。

你知道渔夫捕起鱼来怎么办；他用的是什么样的手段。看！他怎样把他的全部智慧都使出；怎样使用圈套，钓线，钓钩，钓具和网罟；然而有的鱼，无论你用钓线，钓钩，圈套，网罟，巧计，也不能捕到手；你得用手去摸，还得抓住，否则，你无论如何也无法捉捕。捕鸟人怎样去捕捉他的猎物？方法繁多，你没法一一说出：他的枪，他的网，他那些涂上了粘胶的杖、灯和铃；他一忽儿爬，一忽儿走，一忽儿站定；谁能把他这些层出不穷的姿势一一说明？然而光是这些，还不能使他随意捕获野禽。是啊，他还得吹笛子，吹口哨，去捕捉这一只；可是如果他这么做，他要失去那一只。

如果珍珠会藏在癞蛤蟆的脑袋里，那么在牡蛎的贝壳里也找得出来；如果在那些微不足道的东西里，竟含有比黄金还要贵重的东西，那么凡是略闻风声的人，哪个会不屑朝那儿望一眼，把它找寻？说到我这本小小的书（虽然多少讨人喜欢的图画也没有一幅），其实它里面所包含的内容都不像有些幻想那么浮夸空洞。

“喂，可是我并不十分相信，当受到严厉的考验时，你这本书会站得稳。”怎么，这怎么说？“它是难解的。”那有何妨？“可是它是虚假的。”那又怎么样？我相信有的人用虚构的话语，跟我的一样隐秘，使真理发光，使它光芒四射！“但是他们要内容充实的东西。”喂，说出你的意见。“它们使愚钝的人无法理解；隐喻弄得我们摸不着边。”

的确，写神圣的事给人们看，需得把内容充实一番；但是，难道我把隐喻使用，就缺少充实的内容？古时上帝的律法，他的真理的律法，岂不是通过象征、预兆和隐喻来表达？任何沉着的人都不会愿意加以吹毛求疵，为了生怕被人认为是攻击那至高无上的智慧。不，他宁可谦卑恭逊，通过那些琐屑曲折的小事情，通过牛犊和绵羊、小母牛和公羊，通过飞鸟和草木，以及羔羊的血，设法了解上帝对他所说的话；而且他满怀欢畅，在那里面找到了恩典和亮光。

因此不要急于作出结论，说我缺乏充实的内容——粗陋不文；看上去实在的东西，骨子里未必结实；凡是用比喻讲的话，我们不要藐视，免得我们轻易接受极端有害的物品，而美好的东西却使我们丧失了灵魂。我那隐蔽含混的话语里倒含有真理，就像珍品橱里藏着金子。

先知往往用隐喻使真理显露；是的，不论什么人，只要他尊重基督，也尊重他的使徒，就能清清楚楚看见，直到今日，真理是藏在这种帷幕后面。

我是不是怕说《圣经》，它的风格和箴言压倒一切的智慧聪明，在它里面充满了这些东西——隐秘的人物，譬喻？然而就从这本书里发出那荣光，一道道的光线，使我们最黑暗的夜晚变成白天。

好吧，让惯于吹毛求疵的人们来让他在那里面发现比我的书里更隐秘的语言；不仅如此，还得让他弄清楚，在最好的作品里面也有更坏的字句。

让我们站在公正无私的人们面前，我敢打赌有比他这可怜虫多十倍的人员，他们会认为这些字句的意义，要比他那银铸的神龛里的谎话远宝贵。

啊，真理，虽然我发现它裹在破布中，它却有指导、判断和纠正思想的功用；它使人领悟，使人的意志变成谦恭；也使我们的回忆中充满我们所爱好的幻想；同样，它也制止我们的忧惶。

我知道，提摩太善用正确的话语，他拒绝荒诞无稽的谈吐；可是严肃的保罗2却不禁止他用种种的比喻去

说话；那里面隐藏着金子、珍珠和宝石，值得你去挖掘，而且要小心翼翼。

让我再加上一句话。啊，牧师！我有没有得罪你？你是不是希冀我用其他方式表达我的主旨？或者认为我该把问题表达得明确一些？让我先把三件事提出，然后我再规矩地向我的长辈们屈服：——

一、我觉得我使用这个方式，并不是没有我的权利，因此，我并非为了欺骗读者而滥引这些事例和字句；提出了那些人物或者比喻，也并不粗卤，我所以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法把真理找到。没有权利！我可曾这么说？不，我得到允许（而且有先人的例子可以引用，他们曾以自己的言行博得上帝的欣喜，远远超过了当今任何人所能达到的成绩），可以这样表达我的心意，这样说出那些对你们说来是最最美好的事物。

二、我发现魁伟如树木的人们用对话的体裁写作；然而他们并不因此而被人轻视：真的，如果他们摧残真理，他们该受到诅咒，他们因这个企图而用的诡计也该受到诅咒；但是，让那真理任意地来向你和我袭击；只要上帝满意就行，因为，该怎么做，有谁比上帝知道得更清楚？他第一个教我们耕种，引导我们的心和笔，效忠于他的擘画；他使卑贱的事物带来神圣的。

三、我发现《圣经》在许多地方跟这方法颇为相似，那里面引证了种种实例，利用一桩事把另一桩事陪衬；那么我采用这个办法又何尝不行，真理的金光不会因此就被遮蔽；不但这样，这办法还可以使它发出光芒，像白昼一般明亮。

现在，在我搁下我的笔之前，我要让我这本书的好处显现，然后把你和这本书都交在那只手里，那只手把强暴的拉下，把柔弱的扶起。

这本书在你的眼前描画一个人，他正在把那永久的赏赐找寻。你会看见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他撇下什么没有做，他做的又是什么；你看见他怎样不停地赶着行程，一直赶到那荣耀的门。你也会看见那些毕生努力的人们，好像那样做，那永远的冠冕就属于他们。在这里你可以明白为什么，他们的努力白费了，终于像蠢货一样死去。

这本书会使你成为一个旅人，只要你肯接受它的指引；它会引领你到那圣地，只要你明白它的指导意义；而且，它会使怠惰的变得有生气；也会使瞎眼的看见可爱的东西。

你在寻找珍贵有益的东西吗？你要在寓言中看到真理吗？你健忘吗？你能不能记住从元旦到除夕的事物？那么请来读读我这连篇的幻想；它们会粘住像芒刺一样，也许就像粘住那听凭摆布的毛围巾一样。

这本书是以这样的话语写出，即使是无精打采者的心灵也会被打动：它看上去似乎离奇，然而毕竟它所包含的只是正确而实在的真理之声。

要不要解开郁结的愁肠？要不要心旷神怡，却又远离放荡？要不要阅读隐语和它们的解释，还是愿意在你的冥想中沉没？你喜欢啃骨头吗？或者，你喜欢看见云中一个人，听他跟你交谈？你喜欢做梦却又不入睡？或者你喜欢有朝一日啼笑皆非？你喜欢失去你自己，同时又不受到损害，然后不使用什么巫术，又把你自己找了回来？你要自己读吗？读你所不明白的东西，然而你念了那些字句，你却可以明白你自己有没有受到祝福？啊，那么来吧，让我的书、你的头和你的心靠拢在一处。

约翰·本仁